



旧金山法轮功大炼功震撼人心 正信经得起检验

“哇！那里在发生什么事情？有如此宁静而强大的能量！”

“那能量能穿透人心，强大、震撼，绝对庄严神圣，令人肃然起敬。这是一个真正的国际性团体，这么多人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显然他们有备而来，为了一个目标。这让我不由得想要了解这是什么，到底发生着什么。”

这是 Sales Force 全球网站工程可靠性总监奎西·埃姆斯先生惊见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苏比尔曼公园集体大炼功时的感叹。

2014 年 10 月 15 日清晨，美国旧金山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前夕，四千多位法轮功学员从世界各地汇聚旧金山，在当地最富盛名的社区和旅游点附近的公园、市政厅及中国城，以大型炼功、游行与集会等形式展现“真、善、忍”的美好。

奥运滑雪奖牌获得者：法轮大法是对全人类莫大的恩典

2014 索契冬奥会男子单人无舵雪橇铜牌得主、拉脱维亚国家队成员马汀斯·鲁本尼斯也在炼功队伍中（右图）。他说，“今天的大炼功优雅而壮观，看到这么多大法弟子，来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我很高兴大法传得越来越广。我有位朋友以前听说过大法，昨天我在这里教他炼功，今天他也来参加集体炼功了。让我惊喜的是，他今天竟跟我们一起盘腿打坐了一个小时！真的是师父没落下一个有缘的人，法轮大法（法轮功）是对全人类莫大的恩典！”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阅历、背景，出生在哪个国家，都会从法轮大法获益。刚得大法时，还不谙其深邃内涵，我只是炼功，师父就为我净化了身体，全身的运动伤痛奇迹般消

失；一年后的 2006 都灵冬奥会，我为拉脱维亚赢得了第一枚奥运铜牌。当我了解到大陆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惨绝人寰地迫害，更觉得大法很珍贵。风雨中走过这些年，我愈深信这是真正能度人的法，对师父满怀感恩。”

历经风雨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1999 年 7 月，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灭绝迫害，历经十五年的风雨，亿万法轮功修炼者在和平理性反迫害的历程中，将法轮大法弘扬到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者遍布社会各阶层。

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奎西·埃姆斯先生，他读完法轮功传单后表示：

“我尚不知具体怎么修炼，但我想学法轮功，成为其中的一员，因为‘真、善、忍’的价值观是人赖以存在的原则，是带给世界和平、爱与幸福的机制。” ◇

◎2014 年 10 月 20 日，印尼法轮功学员的腰鼓队和天国乐团受邀参加了印尼新一任总统和副总统的就职典礼游行。游行之后，天国乐团和腰鼓队获得许可，进入总统官邸演奏（右图）。

◎2014 年 10 月 6 日晚，捷克多位著名艺术家在首都布拉格的圣安娜教堂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希望更多的捷克民众能够了解和关注中共政权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提琴家伊特卡·霍斯普洛娃特意演奏了一支由法轮功学员创作的乐曲《得度》，她表示：中共在法轮功学员巨大的苦难承受下“发展经济”，是对所有世人的愚弄。

◎2014 年大陆的欧洲旅游热，大陆游客在景点的退党服务中心争阅真相资料。“共产党坏透了！”是游客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明慧网】瓦西柳斯·祖朴尼第斯是位荣获“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奖”的成功的瑞典商人，他与夫人（上图）和孩子一道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苏比尔曼公园的集体炼功。祖朴尼第斯先生在创业十年后公司销售额就达五亿瑞典克朗，他也将自己的成功与获奖归功于法轮大法修炼。

瑞典国王创业奖获得者的成功之道

“在颁奖之前，国王陛下知道我是法轮功学员，所有的评委也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这创业奖从数千名企业家中挑选产生，我获奖的原因就是：不仅做了企业家该做的，还帮助世人了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真相。”

“修炼令我在身体和心灵的方方面面都得到提高，我考虑别人多了，压力也减轻了，家庭更和谐了；原有的背痛、腿痛和胃病都不翼而飞了。我是做企业的，从早忙到晚，修大法感到身心前所未有的轻松愉悦，我在忙碌的工作中游刃有余。

作为一个企业家，无论对客户、雇员、合作伙伴，我尽力遵照大法原则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宽以待人，

待人以诚心、善意和宽容。我当然希望将‘真、善、忍’的原则作为公司的企业文化。”◇



瓦西柳斯在国王创业奖颁奖仪式上



我家的保姆

心里不平衡的。”我经常劝告她做事一定要多替别人着想，在生活上要体谅、关心丈夫，主动和丈夫交流，要宽容大度，不要斤斤计较，遇到什么事情和丈夫共同去承担，帮他分担忧愁，这样俩人的心会越走越近，感情会越来越融洽。后来她在生活中真的开始改变自己了，开始知道关心丈夫了，也不象以前那样“沾火就着”了。

一天，她丈夫问她：“你怎么不爱生气了呢？你怎么不和我吵架了呢？”她说：“我看到人家大姨家（指我家）生活非常和睦、温馨，让人感觉心情非常舒畅，我们为什么不能那样呢？所以我下决心要改变自己了，

也象他们法轮功学员那样遇事为别人着想，做一个温柔、善解人意的妻子。”她丈夫高兴地说：“这样太好了！你多和你大姨交流交流，回头我请你大姨吃饭。”

她变了，她丈夫也变了。一次她感冒了，她丈夫一宿没睡觉，一会儿给她拿药，一会儿给她倒水，一会儿给她揉后背，这是结婚十几年都没有过的事。第二天她来我家上班时，她丈夫还打电话关切地询问怎么样了。她高兴地对我说：“这些年从来没有过这事，心里还觉得有点不太适应呢。”下班回家时，一下班车看到丈夫已经骑着摩托车来接她了，这更是她万万没想到的。

从此后，我家的保姆每天来上班都是笑脸盈盈、唱着歌来的，再也不愁眉苦脸了。法轮大法的法理注入了她的心田，改变了她的人生，带给了她意想不到的幸福与美好。

当她离开我家时，依依不舍、哭着跟我说：“我在您家学的这些做人的道理，是父母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的，在我以后的生命中永远都会记得，都不会忘记。”我告诉她：“你要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会更好。”◇

随着和我相处时间长了，她渐渐变了，不象刚来时那样愁眉苦脸了，因为她每天观察我在家里的一言一行、处事方法，她发现，我在人际关系中都是善良、慈悲、宽容，体谅他人的痛苦和无私的付出、不怨不恨的表现，她觉得真是不可想象。想到自己的三口之家都乱套了，为什么人家会这样呢？

我告诉她，“我们法轮大法师父告诉我们遇事要先替别人着想，遇到矛盾先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对。我处处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如果我不学法轮功也做不到这一点，也会

爸爸冤死未昭雪 女儿炼狱受摧残（二）

（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在人生的长河中，纯真、无邪、快乐的童年是最难以忘怀的，她如美丽的昙花，虽只绽放片刻的光彩，却印刻在记忆的深处，无法磨灭。与绝大多数孩子不同的是，秦海龙的童年是在泪水、艰辛、苦难中成长起来的。秦海龙曾说：“没有爸爸的童年，快乐是那么的遥远！”

法轮大法，神奇地治愈了秦海龙姐姐的不治之症；法轮大法，让曾经整日硝烟弥漫的家，变得温馨和睦了。只为坚信法轮大法，十四年里，爸爸妈妈多次深陷冤狱，为此爸爸秦月明失去生命。为给爸爸申冤，为坚守良知，秦海龙遭绑架，与妈妈一同被非法劳教，成了劳教所中年龄最小的人，她遭受了电棍电、毒打、码坐、体罚、谎言洗脑等惨绝人寰的折磨。

“劳教所的屋冷、人冷、心更冷！没有一点人性！每天晚上我都以泪洗面，恐怖的气氛让我无法呼吸，我想念我的姐姐还有妈妈，还不知道妈妈在哪？我与一起被非法劳教的另外十八人，非法关押在一起。妈妈与另一批在一起，睡觉起床时间都是隔开的，根本不让见面。我渴望回家，更渴望自由！”

以下是秦海龙的自述。

（接上文）

四、苦难、泪水伴我成长

一个月后得知爸爸被非法判刑十年，妈妈被非法劳教两年。听到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我和姐姐哭得肝肠寸断、痛彻心肺。我们以后怎么生活、怎么上学呀？妈妈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发生了，我和姐姐被叔叔、姥爷接回了山东老家去上学，农村很穷。爷爷奶奶还有叔叔伯伯们都听信了邪党对法轮功造谣宣传，对我们家不理解，不给拿钱上学，姐姐只上了一年的学后，被迫休学，可怜的姐姐给叔叔家放羊、看孩子、做饭。

生活上的变故使原本开朗外向的我，变得沉默寡言。童年的我正应该在爸爸妈妈的羽翼下快乐的成长，

而我却承受巨大的痛苦，外人的歧视、同学们的侮辱、家人的不理解……。两年里，我没有吃过一顿可口的饭菜，每天吃的是馒头、咸菜还有玉米面粥，看不见青菜，年少的我也正值身体发育的阶段。

那个时候我既盼望过年，又害怕过年，期盼过年是因为一年里只有这时候才能吃到菜，而这时也是我最想爸爸妈妈的时候，爸爸妈妈仍在人间地狱里受折磨，每每想起这些，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哭。有人问我的愿望是什么？我说：“我的愿望就是我们一家四口能够团聚。这就是我的最大愿望。”家人不愿给我拿学费，两年后我只好被迫休学，十五岁的我瞒着家人出去打工了。

半年后妈妈回来了，我终于可以回家了。看见妈妈我开心得眼泪止不住地流，抱着妈妈不愿撒手，我和姐姐还有妈妈终于团聚了。两年的分离让我们觉得时间特别长，我太开心了，终于可以吃到妈妈做的饭菜了，终于有家的温暖了，爸爸要回来我们家就真的是大团圆了，我们三个人都好期盼爸爸的归来。

妈妈回来四年后，不幸再一次降临。二零零七年七月，我和姐姐下班回家后，发现正在家刷墙的妈妈，被伊春市金山屯公安局恶警绑架了。我和姐姐去要妈妈，他们不让见。之后妈妈又被非法劳教一年零九个月。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和姐姐抱头痛哭，到底是什么？妈妈就在家好好地过日子，他们怎么可以随便抓人、非法劳教，这哪有什么王法了！

我和姐姐离开了家，到哈市打工，每个月我们从微薄的收入中，积攒点钱，去劳教所探视妈妈，去监狱探视爸爸。逢年过节替妈妈爸爸尽孝心，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邮钱，因为姥姥姥爷的年纪太大了，对他们隐瞒着妈妈被劳教的事。

五、等待十年的团圆梦，顷刻之间无情的破碎了

每逢年节，是我和姐姐最辛酸的

时候，同事都回家了，我和姐姐只能在大街小巷逛，没有待的地方。回家后更是凄凉，我们都会大哭一场，我俩共同的愿望就是我们一家四口能够早日团聚。不知不觉在苦难煎熬中两年过去了，说不尽的辛酸，谁能有过这样坎坷的人生！谁能经历过这样刻骨铭心的痛苦！原本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却被中共邪党迫害的支离破碎，因为我们坚信“真善忍”，只为做一个好人！

妈妈回来后，我们算一算还有一年爸爸就回来了，我们一家终于就要团聚了。新年里我们都说出了自己的愿望，我说：“等爸爸回来我就去上学”。姐姐说：“等爸爸回来就和爸爸一起做生意。”妈妈说：“等你们的爸爸回来后，我回老家照顾姥姥姥爷。”

九年苦苦的等待，九年日夜的期盼，等来的却是爸爸冰冷的尸体！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当我们接到佳木斯监狱的通知——爸爸去世，我本能的反应：这不可能？！身体一向非常好的爸爸，怎么会突然离世？！

我们真的在佳木斯监狱看到了爸爸的遗体，我悲痛万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似乎天都塌了！爸爸痛苦的表情，让我觉得爸爸一定有冤情。监狱给出的理由是“猝死”，正常死亡，却没有任何依据和死亡证明。

之后我们多次来到佳木斯监狱要死亡证明，他们由开始的搪塞到最后都不接待我们了。监狱叫嚣：“愿上哪告就上哪告”。这期间佳木斯监狱派人跟踪我们，把我家里的老人惊吓得住院了。面对佳木斯监狱的野蛮行径，我们提出控告，走了相应的法律程序。

八个月里，我们从佳木斯市检察院一直上告到哈尔滨省高法，在省高法给我们立案了，我和母亲、姐姐到监狱和检察院以及相关部门去了无数次，我们每天在痛苦中煎熬，希望爸爸的冤情能早日得以昭雪。（未完待续）◇

文史漫谈：暴政灭亡前的天灾异象

【明慧网】中国人自古有“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象的变化，预示着人间有大事发生。历史上，失德的当权者在灭亡前都有天显异象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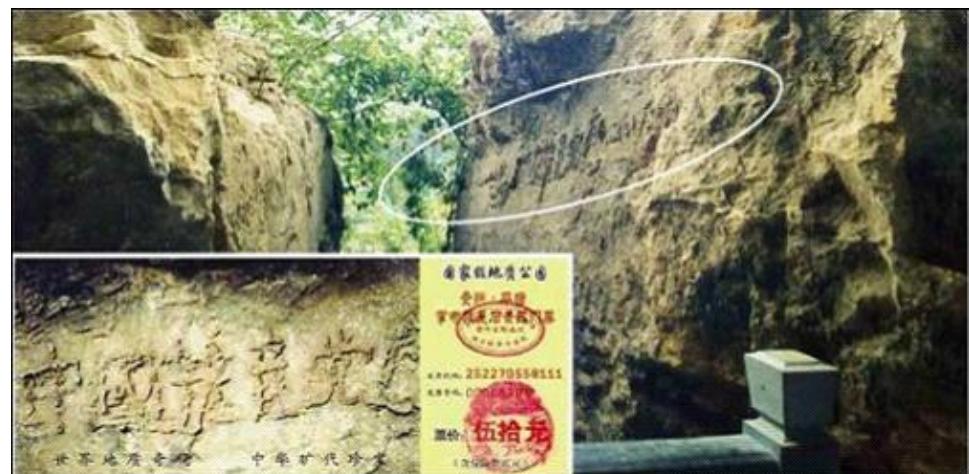
元朝官员刘佶写的《北巡私记》，记载了元朝灭亡的过程中发生的山崩、地震、暴雪、风霾的异象。

1368年阴历闰七月二十八日，醉生梦死的元朝皇帝、官员，惊讶地发现明军已到达元大都（北京）城下，连夜仓皇逃出北京。

次日（二十九日），从居庸关出塞。居庸关竟无一员兵把守。元顺帝长叹：“朕不出京师，安知外事如此？”以为形势一片大好，竟不知国家早已满目疮痍。可见元帝失德、昏庸的程度。

第三天（三十日），元帝淋着大雨逃到鸡鸣山，惊魂未定。可就在当夜，鸡鸣山西北峰崩，声如巨雷（山崩在多处史料中都有记载。明代金幼孜曾亲眼见过崩后的山“其西北崩处，土石犹新。”）。元帝随从人人皆惊，自知大势已去，大难临头。

在经过一场深五、六尺的暴雪后，十二月初九，有狐狸数只窜入元帝的行殿，直至御座下。御史阿刺不



2002年6月在贵州省平塘掌布乡发现石壁上凸显一排字迹，可清晰地辨识有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字在石壁高1.52米至1.8米之间，字体大小相当，分布均匀，专家一致认为，“藏字石”上的字形成于距今2亿7千万年左右。“藏字石”上至今未发现人工雕凿及其它人为加工痕迹，堪称世界级奇观。上图为“藏字石”照片，小图为风景区门票。

沙说这是亡国之兆。元帝说：“天意如此，朕能怎么办呢？”

阴历十二月二十日，元朝的上都大风遮天，天昏地暗，大白天看不清东西；同一天，元朝的中都地震。山崩地裂，明白地昭示着元朝的灭亡已是定局。

随后，在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皆发生风霾遮天、白天昏暗如同黑夜、

室内白天点蜡烛的异象。很快失德的元帝死去，腐败的元朝彻底灭亡。

如今，中国大陆频发的雾霾、地震等异象，预示着人间要有大事发生。贵州“藏字石”惊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显示天灭中共的天机。中共灭亡在即，赶快退党、退团、退队自救，才是顺应天意的正确选择。（资料来源《北巡私记》）◇

雷锋的照片与“天安门自焚”的录像

连吃饭都成问题，哪有钱照相啊。可是雷锋却有很多照片。原来他“做好事”的时候，身边跟着摄影师，照片是补拍的，是根据剧情需要安排的，所以漏洞百出。比如，大白天打手电看书，太阳光的影子都照上了（左图）；在汽车挡泥板上拧螺丝，可是谁家的挡泥板上有螺丝？

被中共骗了几十年，不是中国人不聪明，是中共有系统地对中国人洗脑灌输。可惜，“一代被骗的中国人死去了，另一代中国人继续对中共谎言着迷，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摘自《九评共产党》）



雷锋大白天用手电筒看书的照片

【明慧网】以前，我对雷锋的深刻印象不是他的故事，而是他的照片。在同学圈里，我小时候的照片是最多的，有十多张，有的同学连一张都没有。我一直以为是父母有知识的缘故，长大后才知道，那时候很多人

今天的人们，你可知“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中共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都是假的？“天安门自焚”按中共宣传，说是个突发事件，可从央视的录像上看，却像是根据剧情需要安排好的，摄影师使用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演得像电视剧，也是漏洞百出。比如，天安门广场从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可“自焚”发生后，仅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场警察就拿出了二十几个灭火器；“被烧伤”的小孩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4天接受采访时，不仅说话底气十足，还对着麦克风唱歌！（文／金尧）◇